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五十二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錄監生臣李奉瑞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十二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食貨志第四十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
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
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
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

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

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
錢凡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
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
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
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
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揔長安丞薛
苹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

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入取餽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

人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

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
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
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
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
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
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誦長安
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
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

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
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
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
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
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
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
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

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

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
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
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
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
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
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
窺者有場圃園倉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
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

者計估算繆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意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

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効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

供雜物歲目煩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
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
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
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
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
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
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
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

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庶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漉髓苟

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怨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

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
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
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
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
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
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
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

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歛獲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
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
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
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
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
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
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為

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
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
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
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
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
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
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
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

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
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
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
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
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
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人有鼓鑄以助國
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
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別親王帶

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
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
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
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
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
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
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
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

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為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為姦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

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嘗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鐸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翊號能聚斂乃以為

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賊論然

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
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
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
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
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
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
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
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

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
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
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
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
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
於邊裔人有問并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
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
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八十五萬而已大歷

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

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
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
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
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
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
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
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
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

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
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
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
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
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
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
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
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

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
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
盡貧者以蓬子為麪槐葉為蘆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
官田令牧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
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
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
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
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

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
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
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
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
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
寶纔四之一兵入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
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
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

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
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
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
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
不復上計云

唐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十三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食貨志第四十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
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
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
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懼其弊矣初

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

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
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
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
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
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
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

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擢卿罷
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
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
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
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輓路燒石沃
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
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
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
賦乃絕漕漕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
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
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
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
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
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闕自
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

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崔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

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
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
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
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
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
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
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
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緇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
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
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
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
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
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
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

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
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
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
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
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
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沙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
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
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

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

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
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
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
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
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
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
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
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鏐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

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枵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

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

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

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

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隄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

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闢輔之糴京師糧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

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
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
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
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
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
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
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
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

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
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
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
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執議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
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
實害民

唐書卷五十三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食貨志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

○三十舊書作四十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十四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食貨志第四十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

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
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嵩州井各一果閭
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
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
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
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
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
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

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
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
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
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
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
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
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
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
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
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
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
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
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
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
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

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

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
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
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
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變貴有以
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
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
雲安渙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
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

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
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
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
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
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
豪商猶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
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
支使皇甫鏐加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

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
五城鈔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
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
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
人市僧皆論坐盜刮醵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
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
甫鈔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
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
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
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
醵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
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
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
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敝
遣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

離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壤與鬻鹹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舖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牧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乃
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
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
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
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
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酤薄私釀者
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

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

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又拾遺李珣上疏諫曰

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
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
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
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
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
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
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
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

置邸以收稅謂之蹋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徒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刺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
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
十八開元十五年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
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
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
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
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
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

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足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

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
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
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
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
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
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
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
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

姦亦不息儀鳳中潁江民多私鑄錢為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鑼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邾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

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缺頓沙澀澁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為市之銅一斤為錢八千二十二年宰

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
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
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
炅秘書監崔沔皆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
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
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
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
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况設陷罪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

也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
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
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
而已信安郡王祚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
祚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為不可
祚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
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
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

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鵠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鑄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

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
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
請厚價募工絲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
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
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
百斤鑪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
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
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

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藏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餅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榜死

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
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
錢皆以一當十碾礧鬻受得為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
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
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
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即位乾元重寶
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
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

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為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為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為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

一萬六千項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
錢賤有鑄以為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
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
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
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
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厯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
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
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

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為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縑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

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
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
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
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
錢者屢索諸坊十人為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
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
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
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

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鐸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為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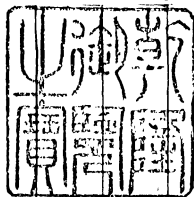
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為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内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

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劾問
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
軍諸使諄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
者本軍本使涖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
遣人涖決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
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
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
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

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

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

鑄為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纔八十
五河南府以八十為百云



唐書卷五十四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食貨志四每緡重十二斤○舊書作二十斤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